



本土文本

驼伯

(小说)

□惠石

三

时间来到一九四九年春月,驼伯和儿子大发连同家船突然失联多时。一开始,乡邻们以为父子俩驾船去江南了。但去江南一趟来回顶多十天半月,而此次竟两三个月杳无音信,乡邻们担心驼伯父子再出意外,但又无从打听。也有弄船的同行说,他见到过驼伯的船是沿长江的北脚向西往九圩港方向的。于是有人猜想驼伯可能去做支前民工参加渡江作战了。但直到渡江作战胜利结束,对那些支前的民工披红戴绿庆功时,也没见着驼伯和儿子大发的影子。又过了些时日,等人们开始逐渐淡忘时,驼伯竟死而复魂般地回到了村里。驼伯回来的时候,孤身一人,不见大发跟随。他没有惊动任何人,自己把自己关在家里,白天不生火煮饭,晚上不开灯照明,只顾蒙头大睡。乡邻们不知底细,也不便上门打扰。几天后,驼伯才像冬眠完的蛇慢慢地活过来,先是开门晒晒太阳,闷抽烟管。再后来,蹑出家门,在门前的小路上转悠转悠。乡邻们见驼伯终于出门,便围上去打听究竟。“驼子,你家大发呢?咋没回来?”“你家那条船呢,歇在哪里了?”驼伯对于乡邻们的问话一概闭口不答,神情里也看不出一点暗示性的信息。又过了几个月,驼伯似乎像从一场大病中终于走出来一样,又开始伸着骆驼一般的头颈,在村子里转悠了。我们一众小吵鬼嘲弄驼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星移斗转之间,我也长成人了。而且我还小有作为,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而此时,驼伯已是风烛残年的孤苦老人了。我当然不会再像小时候不懂礼貌地直呼驼伯为“驼子”了,更不会贴着他的背追喊着“驼子,驼子,做我孙

子”了,而是礼貌地叫他“驼伯”。我突然觉得驼伯是个非常可怜的人,不要说子孙满堂、安享晚年,现在身边连一个照应的亲人也沒有,生活度日如年。我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如何安顿好驼伯的基本生活,理所应当犯着一门心思。驼伯属于孤寡老人,完全符合低保条件,还可以根据他的意愿去养老院,由政府花钱养起来。我上门去做驼伯的工作,说送他到养老院吃现成饭,过幸福生活。但驼伯就是不肯,他说不想麻烦政府,他可以自己把饭抓到嘴里。但事与愿违,毕竟年岁不饶人,又过了一段时间,驼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他还是那股犟脾气,死活不肯去养老院。乡邻们看着驼伯孤苦伶仃,便商量着给驼伯轮流照顾,送菜送饭。

直到有一天,我正好去看驼伯。他似乎自知来日无多,便把我叫到他的床边,示意我坐下。我俯身坐下,看着枯枝朽木一般的驼伯,禁不住一阵心酸。驼伯用枯藤一般的手拉住我的衣袖说:“阿侄,驼伯我这次真要走了。你是村里书记,我想拜托你两桩事体,请你费心一定给我办到。”驼伯顿了顿,似在缓一口气,又像在等我的态度。我赶紧说:“驼伯你尽管吩咐,我一定替你办到。”驼伯接着说:“第一桩事体,我这后半辈子被小鬼子害得落下个驼疾,弄得直不了身,抬不起头,活得不像人,鬼不像鬼。等我咽气后,你一定要把我的身板扳直,恢复原样,你只管用力摁,反正我也不会叫疼了。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活着的时候,委屈了半辈子,我死了见阎王时,也要体面一点。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堂堂正正地做人。”我不知道驼伯说这话时,哪来的这么雄壮的中气,一字一顿,全然不像

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倒是传说中的英雄豪杰一般。我一边抹泪一边频频点头。驼伯又缓过一口气说:“第二桩事体,你在我坟头边再立块大发的碑。”我一脸惊诧:“大发到底在哪里出了事,怎么不见人呢?”驼伯不说话,抖抖索索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包,递给我,示意我打开。我接过小包一看,这是一个用老蓝粗布包裹的小包,用一个红布条扎着。我把红布条抽开,然后一层一层把蓝布打开,出现了一个颜色发黄的纸质小册子,小册子只有对折两页。封面上有繁体字“常备民工复员证”,由苏北一分区支前司令部、政治部发给,并盖有方方正正的大红印章。打开内页,上面写着姓名:张福根,年龄:59岁。服务时间栏写着:自1949年3月18日至1949年5月6日止。下方一格写着“该同志随军服务已满期,准予复员,特发给此证”。服务期间表现栏内用墨笔写着:完成渡江任务。无须再问,这本发黄的小册子告诉了我一切,面前躺着的不是将要离世的孤寡老人,而是一位埋名隐姓的渡江作战支前老英雄。我急切地问:“大发呢?”驼伯颤抖着说:“那天夜里,我和大发驾船送解放军渡江,船快要到江南脚时,大发被一颗流弹打中,落入江中,人就没了。你知道吗?我就在他身边,人就没了呀!”说话间,驼伯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惋惜和痛楚了,干瘪的嘴唇抖动着,禁不住老泪纵横。驼伯又说:“战事一消停,我在江边等了三个月,也没见大发的人影儿。”驼伯边说边摇头边抹泪,哭得像小孩子一般。我想再了解详细一点的细节,驼伯抹了一把泪,却收住话题说:“人没了就没了,儿也是为了国家,光荣的,这条小命也值了。”

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散文)

□顾子墨

时的黑菜吃起来便会略带一丝甜意。可炒、可炖,如若搭一点荤腥,比如炸砧肉或是腊肉,味道会滋润许多。而咸菜豆瓣汤,如果可以用到嫩蚕豆以及正宗的雪里蕻,而不是又黄又硬的豆瓣和普通的咸菜,那一顿饭便不再需要别的菜了,我自认为用这汤泡饭是极美的。藕荷,微苦。不便宜,刚上市尤贵,甚至可按两卖。藕荷主要是紫红的,还有一种淡绿的,更嫩、更香。我只见过用藕荷炒毛豆的,我父亲极爱。西南地区似乎还有腌菜做泡菜的,我不曾尝过。还有荠菜,其实多和肉搅在一起用作馅儿,春卷、馄饨、水饺……必须是田间挑的野荠菜才有香气,就像蒲芹,野的才有味。栽培的荠菜,又大又肥,像是菠菜,食之无味,口感极不扎实。不做馅儿的荠菜,可以焯熟刺碎了凉拌,和上香菇丁、茶干碎、松子,淋上点麻油和香醋,就是一道上桌

的凉菜,这做法在江南江北都是有的。夏月里,我和一位如皋的友人同去湖州采风,他轻笑着对我说:“顾,可是江南的大姓。你应该多追根溯源,多回江南看看啊!”听着他的话,我欣然大笑。这当然是调侃,我也当然没有深入研究过我的“顾姓”起源,但每当有人询问我的“家世”时,我总是简洁地说:我的父亲是个当过老师的记者,母亲是一名公务员,再往上的祖辈都是农民,世代生活在南通肥沃的土地上。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每当父亲在无锡或苏州偶遇那些有“顾氏”字眼的古宅时,他总是会驻足前行,眼中闪现出深沉的好奇与怀旧。也许,在他的心底,总盼望着能发现自家与某位历史上的文人有何脉络相连。我则常笑称,南通,既有长江,又有大海,中国除了上海,仅此一家,已经不赖了。从小时候在十字渠的小房子里,

烟火拼茶(散文)

□刘志平

闲地端坐老茶馆就着一品香刚出炉的热烧饼,慢慢细品明前的安吉白茶,一口烧饼一口茶,满嘴的芝麻香,口吐余香绕梁三日不绝,这是老茶客每日的早课,传统节目。三五老友,喝茶聊天,话说桑树麻,日常陌里人家,则是他们晚年最为惬意的生活。老茶馆门前纹丝不动,执着矗立的二位智者喝茶的铜像,栩栩如生,则是老茶客的烟火人生和古老的拼茶文化真实生动的写照。老街居民的生活散淡,平常琐碎。平日白天,老街坊三五散淡人家走动,仿佛是古镇古戏的序幕,那早起的住户就是个跑龙套的上街探个行情,晚上才是老街大戏隆重的出演。夜色下的拼茶古镇,华灯溢彩,灯光秀方是拼茶老街最绚丽最吸引游客眼球的火树银花不夜天。立秋那天,夜色未央,我早早地来到拼河畔。身倚白玉桥栏,看一河碧水,拼茶河水让人一见倾心。河水碧而纯,河水碧而幽,河水碧而醇,幽得叫人清澈,幽得叫人醉迷。醉得宛如那陈年

老墨研磨下的千年沉淀的墨汁,若不近前凝视,莫不以为是一条长长的碧玉带,静卧河床,微风吹不动它半点涟漪,搅不动它满腹的心事。只有那泊在河码头的龙船画舫,风起时,稍稍晃动,才使镜面似的水转动起那无声的唱片,晃出圈圈波纹,稍停片刻那深绿色的封面匆匆合上。立秋之日,暑热未去,上天有心赐我凉意,河边阵阵凉风起,让人好不惬意。风起处,一缕缕烟雾扑面而来,疑是拼茶河边酒家烧烤,颇以为在这美的风景之处有点大煞风景。我寻烟之源头,探头一望,让我惊讶不已,只见河岸两侧玉石砌筑的石壁缝隙间漫溢出一缕缕薄似轻纱淡如云雾的水汽,那烟雾时浓时淡,时断时续,一层层,一缕缕铺垫开来,与河面上氤氲的水汽相交相融,贴着河面,随波漫行,随风飘飘,让人仿佛身在云雾中,不知天上人间,宛如仙境。拼河上有数座桥,眼前的拼茶河东桥一如一弯冷月临波飞驾,桥两端,右手高大宽敞的古戏台,左手雄伟壮观的

四这天晚上,我一夜未眠。翻来覆去的,就是睡不着,有关驼伯的一幕一幕,总在脑子里、眼睛前翻江倒海。翻到我小时候对着驼伯喊“驼子,驼子,做我孙子”的那一幕时,我感到这是我用一生也难以洗白的一个人格污点,尽管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孩童,但我无法原谅自己,我的心不禁一阵阵刺痛,非常的难受。第二天下午,驼伯走了,走得很安静。全村的人听说了驼伯父子的英勇壮举,无不为之动容。大家纷纷凑钱要给驼伯置办一身端正正正的寿衣,还要把丧事办得体体面面。村党支部讨论一致决定把驼伯的灵堂设在村部的会议室,并召开追悼大会。全村的人不分男女老幼都陆续前来吊唁,自发地为村里的老英雄送上最后一程。不知是谁把消息传到了上面,乡里和县民政局的领导都来了,更为惊天动地的是,刚从外地调来不久的唐县长竟也到场,他带头在驼伯的遗体前鞠躬致哀。当兵出身的唐县长在吊唁现场只说了一句话:“我和张福根同志是有过一段生死交情的,这个人对革命是有功劳的。”于是人们猜想,唐县长肯定坐过驼伯的船,或者是在驼伯老港弄船时,或者是驼伯在渡江作战支前那回。

根据驼伯临终的意愿,民政局的领导特地从殡仪馆调来了整容师。整容师对驼伯进行了精心的化妆整容,小心翼翼地把驼伯蜷曲的身躯一点点拉直放平,终于恢复了一米八五的魁梧身軀。驼伯的追悼大会,是我代表村党支部作的悼词。当我刚开始读到“张福根同志”时,就已经泣不成声了。(完)

◎桂香

十六层的住院楼下长着一排桂花树坐着轮椅的老人怀孕的准妈妈拎着住院单,检查单的男人女人每天从树下经过

十月的某个瞬间那些绝望或希望的心底一定有人感觉到了那如缕不绝的花香像神越过生死之界带给人间的抚慰

◎请银杏为秋天代言

雨后一枚银杏叶贴在我的车窗玻璃上迎面的风总也吹不动它

从南到北由东往西

一路上我像载着秋天在大地上旅行

又像是秋天牵着我的衣襟在一根根纤纤叶脉上长途跋涉

◎蛛网

一只蜘蛛在秋天结网

风中的尘埃夜晚的露水桂花的香气都落在它的经纬线上

偶尔一只蜘蛛也会把自己织成网上一个脆弱的结

◎一只蝴蝶

如果不是紧闭的纱窗还有缝隙一只蝴蝶怎么会闯进我的房间

如果不是身体成为障碍

江海新韵

穿行在秋天里(组诗)

□吴华

◎法梧

掏出鸟鸣 蝉声
掏出阳光 绿荫
掏出又一季春夏

一棵梧桐树

终于
站在了秋天的路口

一场雨

淋漓而下
沿着斑驳的树干

这一次

她掏出的
是身体里的河流
还有经年未愈的
伤疤

◎背景

为了看清一棵树
我仰头举目
让镜头一直向上
直到
整个天空
做了它的背景

为了靠近一朵花
我把她放大
再放大
直到
眼前的世界被一片花瓣
虚饰

◎桂香

十六层的住院楼下长着一排桂花树坐着轮椅的老人怀孕的准妈妈拎着住院单,检查单的男人女人每天从树下经过

十月的某个瞬间那些绝望或希望的心底一定有人感觉到了那如缕不绝的花香像神越过生死之界带给人间的抚慰

◎请银杏为秋天代言

雨后一枚银杏叶贴在我的车窗玻璃上迎面的风总也吹不动它

从南到北由东往西

一路上我像载着秋天在大地上旅行

又像是秋天牵着我的衣襟在一根根纤纤叶脉上长途跋涉

◎蛛网

一只蜘蛛在秋天结网

风中的尘埃夜晚的露水桂花的香气都落在它的经纬线上

偶尔

一只蜘蛛也会把自己织成网上一个脆弱的结

◎一只蝴蝶

如果不是紧闭的纱窗还有缝隙一只蝴蝶怎么会闯进我的房间

如果不是身体成为障碍

一只蝴蝶
怎么会被自己困住

看一只蝴蝶四壁飞撞
像囿于黑暗中的一个人
慌不择路

天高云阔的秋天
我放飞一只蝴蝶
从狭窄的心口

◎还是桂花

刚摘的桂花
和在糯米粉里
像把甜蜜嵌进光阴的缝隙

在风中
一遍一遍练习深呼吸
像要将花香捺进肺腑

把镜头对准枝头粒粒的金黄
仿佛这样
就能定格
那些握不住的美

眼前许多条路
我喜欢循着有桂香的一条

那浓淡有致的芬芳
是释放 也是隐忍

她们通向秋天的深处
也通向明亮的心

◎在秋天

挂满果实的无花果树
像一位幸福的母亲
我们每摘一颗
像摘下一颗甜蜜的星星

开在矮墙下的太阳花
五彩纷呈的花瓣
让一个路过的人
忽然间
有了一颗锦绣之心

邻家院里的石榴树
又挂起灯笼一样的果实
它们有一天天盈满的籽粒
属于我的人间
有越来越深的沉默

若你

穿过秋风来看我
请记得
我在芦苇岸边
也在木槿树下

◎秋种

向晚的风中
母亲撒下菠菜茼蒿的种子
又在它们的旁边
埋下了一颗粒月牙状的蒜瓣

沥沥冷雨后
霜洗的泥壤之上
有新绿拱出

像春日回首
像生活活开了所有羁绊
对一个把地奉作信仰之人
给的关照

◎寒露

挂在树上的几颗香橼果
摇摇欲落

刚出土的豌豆苗
带着怯生的眼神

缠绕的枯藤上
又结出了两根嫩丝瓜

露寒侵骨
季节在风中
不停地提醒着路人

像不远处的那些秋草
我们又一次站在大地的中央
隔着微凉的露水
以内心的温暖
彼此致意

